

雪崩

(两幕话剧)

编剧：TUNCER CÜCENOGLU

cucenoglutuncer@gmail.com

tcucenoglu@hotmail.com

<http://www.tuncercucenoglu.com/>

翻译：张力平

(根据CEYDA ASLI KILICKIRAN的英译本翻译)

雪崩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吗？

那是1987年，我正在一家电影公司工作。一天，当我与好友，电影导演Yusuf Kurcenli

闲聊时，他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情。居住在安娜托利亚东部区域的人决不能高声说话或开怀大笑。简言之，他们不能发出大的声响，因为任何大的声响或撞击声都可能造成雪崩。

有趣的是雪崩的危险仅存在于一年的几个月中。那儿的人只有在一年的三个月里可以放声呐喊、鸣枪、举办婚礼、进行社交活动、或出生孩子。也就是说，生活中所有的喜事都只能局限在这三个月中。因为只有在这段时间内没有雪崩的危险。在其它九个月的时间里人们不走动，不发声响，生活中充满着忧虑和恐惧。

我想应该为这个给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写个剧本。然而，该怎样利用这样的情景去构架颇具吸引力的故事，让观众乐于观看而不至于产生厌倦感，怎样使这一特定的环境

背景适合于舞台上的演出呢？另外，在剧本构架上，我应该添加哪些内容以保持剧情看似是一起自然事件呢？在普及的意义上，人们又怎样能从这一事件上获取教益呢？就这样，带着这些常见的问题，我开始了冒险的写作并在下列句子中找到了答案：

雪崩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可能是我们自身产生于大脑中恐惧感。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演朋友Cüneyt Caliskur对该剧做出的宝贵贡献。

悠着点儿观看！

TUNCER CUCENOGLU

场景布置

群山环抱中有个小小的人口居住地，其中有一幢平房，它给观众以村舍的感觉。

冰柱从窗棂和屋檐上垂挂下来。

室内墙上挂着二枝步枪，枪管相互对峙着，枪托朝着不同的方向。它们挂在墙上似乎明显地给人以美学上的感觉。

左边有一个房间，中间是个大的起居室。

起居室的右边有门通向另一房间。在其对面有门通向户外。起居室里有个原始的壁炉，炉旁整齐地堆着烧火用的木柴。地上铺着东方式的绣织地毯。墙上挂着几幅小的壁毯。

起居室内还有一面鼓和鼓槌。它们似乎正期待着被擂响的那一天。

舞台左边，一对年轻的夫妇正睡在室内。

起居室的壁炉旁有位老年妇女。她眼盯着天花板，期待着，似乎处于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在她旁边，死一般的寂静中睡着位老人——她的丈夫。他的存在无关紧要。

右边屋里，一对中年夫妇也在睡觉。

人人都睡躺在床上。

各个房间并非由墙壁隔断。

整个场景看似并不现实，但却富有象征意义。

寂静统治着一切。

舞台整体上的寂静一直延续到剧终。演员走动移位时几乎不发出声响。表演几乎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直到最后一场前，对话始终在低声中进行。留给观众的印象是：谨慎的人群，不能高声喧哗或发出声响，逐渐地给观众以恐惧的感觉。

献给 Mujdat Gezen

人物表：

| | | |
|-------|-------|-----------------------|
| 老年妇女 | 70左右。 | 相当活跃。给人印象是为引人注目她不能行走。 |
| 老年男子 | 80左右。 | 只能用拐杖行走 |
| 青年女子 | 18左右。 | 孕妇 |
| 青年男子 | 20左右 | |
| 中年男子 | 50左右 | |
| 中年妇女 | 45左右 | |
| 接生婆 | 40左右 | |
| 仲裁委主任 | 男， | 75左右 |

仲裁委女委员 70左右

仲裁委男委员 60左右

卫兵甲 35左右

卫兵乙 35左右

时间：当代

地点：任何国家

第一幕

（黎明正慢慢地到来。村落里既不闻犬吠，也不见鸡鸣。寂静统治着大地。太阳升起了，一缕难以置信的白光射进室内。）

寂静似乎与黎明同行，渐渐地蔓延开来。

要确信，人人看上去都睡意朦胧。

老年妇女首先站了起来。

她轻轻地去了厕所，过了一会儿，她回到作为厨房的地方并拿起食物快速地吃了起来。她环顾着四周，唯恐被人看见。

青年女子半挺着身子躺在床上，脸色凄苦。很明显，她处在疼痛之中。她犹豫了一分钟未能决定是否叫醒丈夫。而后她打定注意，静静地下了床。显然，她身怀有孕。

老年妇女察觉到青年女子正在走来。她上了床，假装睡着了，嘴里还含着食物。她把被子从身上掀掉以获取青年女子的怜悯。青年女子悄悄地走来，先进了起居室，又进了厕所。老年妇女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她。

过了一会儿，青年女子回到起居室，她似乎轻松了些。像先前一样她小心翼翼地走着。误以为老年妇女睡着了，她帮她盖上了被子。

当青年女子出现在她房间时老年妇女看上去挺高兴，因为她达到了目的。嘴里还继续地嚼着食物。

青年女子躺回了床上。

这时中年男子起床，走出卧室，悄悄地穿过起居室，老年妇女再次掀掉身上的被子，伪装睡着了。她知道中年男子会回来的。

过了一会，中年男子回来了。他把被子给老年妇女盖上，回到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

老年妇女眨着眼睛，继续想她的心事并不时地左右转动着头。

青年女子突然在床上扭曲起身子，显然，她的疼痛又开始了。）

青年女子：（用手捅她丈夫）起来。

青年男子：（半醒半睡地说）怎么了？

青年女子：我的肚子。

青年男子：肚子咋了？

青年女子：肚子痛。

青年男子：上厕所去。

青年女子：去过了。

青年男子：那怎么？

青年女子：它又开始痛了，我害怕。

青年男子：（甚至不相信自己）怕什么呢？

青年女子：肚子不知怎么了？

青年男子：你明显感冒了。（烦躁地）还会是什么呢？

（寂静）

青年男子：好点了吗？

青年女子：不痛了。

青年男子：没啥好怕的吧。

青年女子：我又想...，它是...。

青年男子：是什么。

青年女子：我想是产前的阵痛开始了。

青年男子：怎么会呢？

青年女子：那这痛是哪儿来的。

青年男子：你把腹痛和胃胀气搞混了。

青年女子：孩子在踢我，正在踢呢。

青年男子：（把手放在他妻子的腹部，高兴地笑了）太好了，看样子他在里面长得不耐烦了。

青年女子：他应该再耐心等几天。

青年男子：（拉着妻子的手）把你的恐惧从脑子里甩掉。你至少还有一个月才会生呢，没啥好怕的。这附近就没人见过在那个时间之前生孩子的。我奶奶没告诉过你这事儿？

青年女子：有人在那个时间之前生孩子的。

青年男子：你听谁说的？

青年女子：听我奶奶说的。

青年男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青年女子：事情要紧吗？

青年男子：（似乎不予理睬妻子）那是在我们出生前的事。

青年女子：他们把那个产妇活生生地装进了棺材。

青年男子：她告诉你这事儿了？

青年女子：她是告诉我妈的，我听见了。不仅是我，所有的女孩子都知道这个故事。我们一直梦见那口棺材。我刚怀孕的时候有好几晚都怕得睡不着觉。我怕他们也用那种方法把我带走。和我一般大的女孩子都怕。

青年男子：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这种事不会再发生的。你该再睡一会儿！

（青年女子闭上眼，努力去睡了。此时，那位年轻的男子却焦虑起来。他若有所思地抚摸着妻子的头发。屋外白色的光线最大程度地反射到了室内，令人难以置信的寂静渐渐地蔓延开来。）

青年女子：（睁开眼）要是真的开始了产前痛怎么办？

青年男子：那是不可能的。

青年女子：为啥不可能？

青年男子：因为老人们早就计算过了。

青年女子：他们就不会算错吗？

青年男子：不会！

青年女子：为啥？

青年男子：因为错误也会影响到他们自身的。

（沉默）

青年女子：你也很害怕吧。

青年男子：这难道不自然吗？

青年女子：那我的恐惧也是自然的。

青年男子：我没说那不自然。但目前情况还不明朗。不管怎样，如果两天后临产就一点危险也没有了。那时我们的马、驴、狗、牛、羊、公鸡、母鸡都会被带回来的，即便那段时间仅有三个月。你可以在枪声鸣响的时候生孩子。我们的贝贝也能在出生的第一时间里啼哭了。我们将不再害怕这哭声。他会哭了又哭，谁也不会感到恐惧。因为那时危险都化为乌有了。

（他开始抚摸着青年女子的头发）

青年男子：人人都将放声歌唱，连最年长的人也会带着醉意翩翩起舞。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连续三个月像那样的生活。当第一次雪落下来时，

我们会带着孩子翻越群山，离开这里。我们将无拘无束地养育孩子。那些带着家畜家禽的人也同样会离开这里，因为马、驴要嘶鸣，狗要叫，牛要叫，公鸡，母鸡都要叫。愿意听我告诉你个秘密吗？

青年女子：愿意。

青年男子：我们将再也不回来了。就像那些比我们先走的年轻人一样。我们要出去寻找自己的幸福，无所恐惧。只有感到死亡快要降临时，我们才再回故乡来，就像我们爷爷奶奶那样。

青年女子：当夏天到来时，我们也不回来吗？

青年男子：你和我们的儿子不回来，但我可能得回来。因为我们要为留守在这儿的人带来冬天的食物。如果没有面粉、糖和盐，他们将如何生活呢？

青年女子：你说“你和我们的儿子”，你怎么知道是个儿子呢？我们也可能有个女儿。

青年男子：可能的。我那只是为了说话顺溜。我漏了这句。

青年男子：什么使他们非要呆在这儿？他们可以和我们一起离开。

青年女子：

那么让你爷爷，奶奶和我们一起走吧。如果我们一起走，即使是暂时的，你也不必再回来了。

青年男子：我爷爷奶奶才不会走呢。他们回到这儿是为了落叶归根。别管他们了，还是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孩子吧，让孩子们在无忧无虑中成长。

（没注意到青年女子已睡着了）

圣人曾经说过：“如果存在着恐惧心理，人类的思维能力就不可能发展。恐惧心理最会扭曲人的思维，使人愚笨。别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这会传染给我们所有的人。不，我决不能让它发生。

（青年男子意识到妻子睡着了，他悄悄地起来，走进起居室。老年妇女依然伪装睡着了）

青年男子：奶奶我知道你没睡着。

老年妇女：怎么了，我的孩子？

青年男子：我想问你点儿事。

老年妇女：问吧。

青年男子：前几天，你告诉我老婆，你说很久以前有人在那时间以前生孩子。

老年妇女：（怀疑地）这事与你有关？

青年男子：我老婆很害怕。

老年妇女：她怕啥？她又没这种事。

青年男子：但她害怕极了。她年轻，缺少经验。您的话影响了她。事实上，我也想知道这事儿。

老年妇女：（自鸣得意地）我那时像你老婆现在一样年轻。我们共有四个新婚的年轻女孩，是共同在一个盛大的婚礼上结婚的。然而，我们得至少等四个月才能和丈夫圆房。那时，老人们都对我们这么说。我们中的三人都躲着丈夫。但有一人做了傻事。他每晚都和丈夫在一起。后来，在离危险期过去还有三个月，她开始了分娩前的阵痛。再后来，那事就发生了。

青年男子：什么事发生了？

老年妇女：规矩大家都知道的。接生婆立即被叫来了，这都是真的。仲裁委员会的人都来了。做出了预料中的裁判：我的朋友被装进了棺材，埋在事先挖好的坟墓中。

青年男子：那他丈夫又在干吗呢？

老年妇女：他泪流满面，祈求他们停下，他甚至要求仲裁委把他同时也埋了。但他们说一切都无济于事，他们拒绝了把他和他妻子埋在一起的请求。

青年男子：后来呢？

老年妇女：三个月后，危险过去了，棺材被打开。但对于我的朋友，这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青年男子：这是违反人类自然的行为！

老年妇女：但为了他人的存活，这是必要的。当知道大山会压下来，其他人都将面临危险时，你说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青年男子：我怎么知道？女人生产时可以塞住她的嘴，叫声也能被捂住的。

老年妇女：你知道，我们是断然被禁止有这些想法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一样。即便别人不知道，我们女人之间也不敢有此想法。当危险期

过后，我们接连生孩子时依旧保持着沉默，似乎危险还存在着。女人分娩时撕心裂肺的叫喊声惨不忍睹啊。叫声在大山里会产生剧烈的回声，似乎在呼唤着大山压向我们。甚至新生儿的啼哭声也会是我们全体的灭顶之灾。别忘了，那些最为无情的规矩正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才制定的啊！

青年男子：这有幸福可言吗？把人埋了还花言巧语地说成为了人类的幸福，这还有点良知吗？

老年妇女：谁给你灌输了这些想法？别让这些事污了你的脑子。这事发生在过去，早就过去了。有人说这种规矩胜过一千条的忠告。为什么五十年来，我们再也没有经历这种事。那次埋人的事件可能就是它的原因。

（年轻人沉默了一会，然后进了厕所。中年妇女悄悄地下床以避免吵醒丈夫。她进了中间的房间，眼光与老年妇女的眼光相遇。）

老年妇女：*（指着厕所）*你儿子在里边。

中年妇女：你怎么醒了？

老年妇女：我饿了。

中年妇女：*（假装没听见）*再多睡一会儿吧！

（中年男子起床，静静地走进来）

老年妇女：*（看见她儿子进来，但假装没看见）*我饿了，我饿了！

中年妇女：你什么活都指望我做。

老年妇女：我腿要是还好使的话，我会求你吗？

中年妇女：*（整理着房间，走到老年妇女前面）*别吐在床上！

老年妇女：我几时吐过了？

中年妇女：我没说你吐过，我说别吐在床上！

老年妇女：我既然从没吐过，你干嘛要说？我很当心的。

中年妇女：你老没事来烦我！

老年妇女：如果你把四周都收拾好了，我才不会烦你呢！

中年妇女：那好，走着瞧！

老年妇女：我嗓子渴得难受。

中年妇女：希望你别又让我倒茶。

老年妇女：给些水就够了

。

（中年男子耐着性子听着对话，他厉色地瞪着妻子）

中年男子：（对妻子说）我们有许多活要干，该做好准备了。

中年妇女：你原来在这儿。

中年男子：叫醒所有人。

中年妇女：（小声地）有你妈在，我什么也做不了。

（老年妇女用手指指，示意中年男子她孙子去了厕所）

老年妇女：水！

（中年妇女抱怨着给了她一些水。然后走向壁炉，捅了捅余火，火烧旺了。她给火上的大茶壶中加了些水，然后走近老年妇女。中年男子摸了一下她的脸颊。老年妇女看着中年妇女。中年男子似乎已习惯于此，他的行为意味着“忍耐点”。

青年男子走了进来，中年男子指示他儿子去叫醒儿媳。青年男子点头进去了，弯下腰，抚摸着妻子头发。青年女子握着丈夫的手，愉快地呆了一会。）

青年男子：现在怎么样了？

年轻妇女：好了。

青年男子：我早就告诉你，有好多事要做，你最好起来吧。

（青年女子起床，整理好床铺，叠好被子。走进起居室，丈夫正在那儿等着她。

中年男子和中年妇女摆好餐台。中年男子和青年男子把枪从墙上取下。中年男子从儿子带来的工具袋里取出工具，擦着枪，一步步地展示给儿子看。青年男子也向父亲一样在他面前擦着枪。中年妇女和青年女子准备着就餐的东西，她们慢慢地整理着。

这时，两支枪都擦好了。

茶杯里倒上了茶。

中年男子看到青年男子要给擦好的枪上膛时，他皱起了眉头并阻止了他。）

中年男子：别上膛，现在还没到时候。

青年男子：饮水机里的水怎样？

中年男子：昨天池中的水是三指深。

（他们把枪照原样挂在墙上，当妇女们为早餐做着最后的准备时，青年男子把子弹和弹夹放在枪附近，然后把水倒在父亲的手上帮他洗脸。父亲用毛巾擦干。）

青年男子：我去检查一下饮水机。

中年男子：好的。

（青年男子轻轻走了出去，消失了。妇女们为早餐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青年男子：*（进门，用手比划着）*水大约有两指半深了。

中年男子：很好，可能今天就会满了，我们就能用枪了。最晚明天就会满的。

青年男子：希望如此。那就不会太晚了。

中年男子：急什么呢？再晚两三天满也没事。没人赶着我们。

（中年男子坐在桌边，然后，其他人也坐下。）

中年男子：为啥还不叫醒我父亲？

老年妇女：咱们先舒舒服服地吃，然后我再喂他。别让他影响我们。你知道他曾经是多么能干的人，何时需要过别人的照料？老话说，狼老了，总会被瞧出来的，他就是条老狼了。他老了，就像老狼一样了。

中年妇女：愿我们真正的朋友都会这样地老去，他做完了所有该做事了。

老年妇女：*（苦笑着）*继续想你的吧！

（人人都小心地保持着安静，喝着自己的茶，喂饱自己。他们喝完茶后青年女子给续上茶。老年妇女每次吃完食品就让儿子，有时是孙子给她添上。她总是避免让中年妇女给她做。突然，老年男子从床上坐起来。他不解地看看四周。对正在吃饭的人无所表示。）

老年妇女：过来点。*（对其他人说）*坐过去点，让他靠近点。你能靠近点吗？

*（试图将他拉近餐桌，用手拉他坐下）*你能靠近点吗？

（中年男子也来帮忙。老年妇女用力将食品塞进丈夫的口中，仿佛在给他喝苦药。）

老年妇女：（*举手祈祷*）上帝啊！别让疾病和年迈将我瘫倒在床上。当该见您的时候，就把我静静地带走吧。

老年男子：（*比别人声响*）人人都要去见上帝的，我也不例外。

中年男子：爹，吃您的饭去。

老年男子：年轻人都外出了，他们不会回来了。但我们呢？我们回来了。每年冬季结束时我们就回来了，带着整个夏天干活积攒的面粉、糖、盐、大麦和小麦回来了。大家冬天就指望它们了。年复一年，我们教年轻人保持安静。我们回来了，要一直呆在这儿了。这就是我有权开第一枪的理由。以往年年如此，今后也一样。

中年男子：爹，吃您的饭。

老年男子：勇敢的人把孩子带大后就会回到故乡来的，尽管他知道在外乡能高声说话是件快乐的事。在咱这儿，有人怀疑过我的勇气吗？（*停顿*）几时我们可以鸣枪了？

中年男子：可能是明天吧。

老年男子：他们侮辱了我。说我回乡来就像大象一样，当要想死亡时才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中年男子：爹，别管别人怎么说。你回来是因为你热爱这片土地。

老年男子：（*哭泣着*）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为啥要回到这儿。（又哭）吃喝都没味道。甚至连鸣枪也没意思。鸟儿不再鸣叫，牙齿不听使唤，这是什么日子！

老年妇女：（*对自己说*）你的牙齿总是好使的。你的鸟儿也从来没安静过。想想你活过的这些经历吧。（*对丈夫说*）继续吃，别说蠢话！

中年妇女：（*相当轻声地*）他们使我感到恶心！

老年男子：朋友！你的鸟一定要鸣叫，你的牙齿只要你活着就必须好使。这才能说你是个活人。

老年妇女：我们也见过你的鸟叫的日子，其他人也十分喜欢，但对我这又有什么用呢？

老年男子：不是无用，而是你不喜欢它。

老年妇女：如果你让它为一日三餐而鸣叫，那就活得毫无价值和欲望了。每天都吃蜂蜜，你也会感到腻味的。

老年男子：你不让它叫，别人会的，找找你自己身上的毛病吧。

老年妇女：你的毛病都在你嘴上。伟大的上帝已让我看到了你的鸟不叫的日子，其它什么事也都无关紧要了。（气愤地）喝你的茶，喝茶不需要牙齿。瞧瞧，没有牙照样把东西吃下去。（轻声地说）如果你的鸟不能飞了，再努力也毫无意义了！

老年男子：（气愤地）咳，女人，住嘴！我的事你别总是掺和。

老年妇女：好吧，多悲伤点，哭吧，哭吧，哭哭你就镇静了。

（当老年男子低声哭泣时，别人继续吃早饭。室内一片光明，太阳就像在屋里。老年男子喝着茶，吃完了早餐，起身去了厕所。中年妇女和青年男子开始收拾餐桌。老年男子回来坐了下来。当青年女子静静地在厨房洗碗时，老年男子用手示意中年妇女给他支烟。）

中年男子：给他！

（中年妇女递给他一支她原先藏起来的香烟。老年人高兴地接过。示意他儿子给点上。中年男子照办。）

老年男子：（贪婪地深吸着烟，忘乎所以了一阵子，对他儿子说）你不了解你的伯伯。如果他还活着，他现在会在我旁边的。他比我大两岁，性格太内向了，从不多说话。我们俩都怕发出声响引起雪崩。他比我还怕。（指着房间）我们两曾睡在一起，他有时被噩梦惊醒，浑身大汗。我曾问他梦见什么，他从不回答。一天，我保证为他严守秘密，他才告诉了我所有的恐惧。他说那是种生死存亡的感受，仿佛在任何时候，只要一声巨响世界就都毁灭了。他说：“无论你自己多么小心，如果别人做错了事，后果将会怎样？我们瞬间就会化为乌有。一声巨响后我们的一切都完了。做什么也都无济于事了。上帝啊，人的无助是多么的糟糕。他一生都处在惊恐惧中，害怕雪崩。恐惧折磨人啊，使人筋疲力尽。恐惧是人类懦弱的表现。一天晚上他起床对我说：“我想出去大声地发泄一通，就现在！实在受不了了！”

我说：“你疯了，雪崩砸下来怎么办？我们都得死。你害怕什么？我怀疑你不是真的害怕。”

他说：“怕也难免一死。我受够了，一辈子处于恐惧中。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排除恐惧。死了，在无所畏惧中安眠远比活在恐惧中好。总有一天，我会狠狠地发泄一通，然后远离恐惧。我要大声尖叫！”

我说：“好吧，那你把我们也从恐惧中拯救出来了。”

我虽这样说，事后也挺后怕的。要是他把我的话当真，高声尖叫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啊！

（老人突然陷入睡眠中，中年男子拿走了他的烟灰缸，洗起了碟子。青年女子踉跄了一下，痛苦地皱起脸。青年男子疑虑地走向妻子。）

青年男子：（没让任何人听见）怎么了？

青年女子：又开始痛了。

青年男子：会过去的。

青年女子：我忍不住了。（呻吟着）受不了了。

青年男子：你得忍住。

青年女子：这又不控制在我手上。

青年男子：忍着点。

（老年妇女有所怀疑，开始注视他们俩，但没看出什么。）

青年女子：我该怎么办？

青年男子：别让他们看出来。

青年女子：怎么做？

青年男子：咱们到里屋去。

（年轻男女慢慢地走向里屋。他们走得很安静，似乎什么也没发生。青年女子的疼痛持续着。）

青年男子：现在怎么样？

青年女子：还在疼。

青年男子：会好的。

青年女子：我想这正是我们所害怕的，我从没这么疼过。不会是别的，一定是产前痛！一定是！（轻轻地哭了起来）现在该咋办？该咋办呢？

青年男子：（无助地，但是……）不，不会是产前痛。你的时间还没到！我们的第一次关系恰恰是在新年前。现在还不到九个月，还有十天呢。（用手指计算着）你至少还有一个月才会分娩。会好的，别想得太坏！

（中年妇女注意到新娘子走了。看着未洗的餐具她感到愤然。心想是新娘留下这些让她去洗的。她开始洗碗。中年男子把前面的木柴堆整齐。老年妇女企图弄明白周围发生的一切。老年男子睡着了，轻轻地打着呼噜。）

中年妇女：（擦干手，对丈夫说）看见新娘子了吗？

中年男子：他们回自己屋里去了。怎么了？

中年妇女：她把碗留下了，没洗。

中年男子：别给可怜的孩子太大的压力，她快生了。

中年妇女：我真希望有个像你这样的岳父。我那时可没人这么疼我。

中年男子：别提过去的事了。

中年妇女：该着我就别提了！看看我是怎样照顾他俩的。

中年男子：必须的，那是你的工作！将来孩子们也会照顾我们的。

中年妇女：你太让我吃惊了。你想让今天的年轻人照顾我们。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你看着他们将来会怎样，他们离开后还会回来吗？新一代的年轻人还会回来吗？别做梦了。

中年男子：我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会回来的。

中年妇女：即使他自己要回来，你想新娘子会答应吗？看看你儿子，对老婆的话言听计从，仿佛别人的老婆都没怀过孩子似的。

（老年妇女意识到他儿子和儿媳在争吵，要想听听，却又听不清。）

中年男子：别又装得像个婆婆似的。

中年妇女：你说装的？事实上就是婆婆。

中年男子：但你做得太过分了，你当新娘时我们也见过。我不会忘记你怎么对待我母亲的。就是现在，你还在折磨着可怜的老人。

（场上安静。青年女子的腹痛过了，青年男子用毛巾擦干她脸上的汗水。）

青年男子：瞧，都过去了吧。

青年女子：但愿如此。

青年男子：咱们到里屋去，不能让他们怀疑。

（青年男子和妻子走进屋里，老年妇女还是不明白发生的事，但她明显地想看个究竟。青年女子走到表示厨房的地方。）

中年妇女：别麻烦了，孩子，碗我都洗了。

青年女子：妈，我刚才有点头晕。

（青年男子坐在他父亲身边，开始整理木柴。青年女子给老年男子盖上被子，然后拨着余火。）

老年妇女：*（犹豫地）*儿子，能扶我到厕所去吗？

（中年男子和青年男子立即站了起来，他们不知道老年妇女能自己行走。便扶着她去了厕所。）

中年妇女：*（站在他们后面，关上门）*讨厌！

青年女子：妈，她至少还说出来了，如果她不说，我们该咋办？

中年女子：咋办？没法子，我们得忍着点儿。要是有人能帮着我，什么事都能解决。

青年女子：妈，原谅我。我身子越来越沉了。但不管怎样我会尽量帮助的。

（中年妇女没做反应。他们停止了对话，中年男子和青年男子带着老年妇女回来。他们几乎是架着她前行，将她扶到床上。）

老年妇女：上帝保佑你们。祝愿你们能点石成金，梦想成真。我祈求上帝给你们一个健康，美丽的孩子。

青年男子：上帝会满足您的，奶奶。*（对自己说）*我祈求上帝能在适当的时候让孩子降生。让我们摆脱恐惧。

（中年男子和青年男子继续整理着柴火。老年妇女欲打喷嚏。她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巴轻轻地打着喷嚏。）

其他人：愿上帝保佑您。

老年妇女：也保佑你们所有人。

老年男子：*（突然醒了过来，继续讲述中途停顿下来的他哥哥的故事。）*我说：

“不行！你不能那样，不能叫喊，否则我们都得死，你想过吗？我们都得一命呜呼。”

他说：“我想到的，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很想到门外去高声喊叫。”我意识到他说这话时难过极了，他在哭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是杀死大家的罪魁祸首。噢，我的上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欲望——从未有过的，呐喊的欲望，就像追求女人的欲望一样。我想拼尽全力地去呐喊。”

他抱怨地说：“我不能停止这种欲望，我决不能放弃它。”

而我的情况更糟。那时人人都有共同的恐惧——即便自己十分小心，别人要是做错了怎么办？而对于我，雪上加霜的是我怕他有一天会突然叫喊起来。我只能始终注意他，即便在他上厕所的时候。我看着他眼光就像在祈求他一样。有时，他攥着拳头，张开嘴巴，但当他看到我无助的目光时，他就收敛了呐喊的欲望。一天，他对我说：“我不再想叫喊了！”“是真的吗？”“真的！”

我不知道我有多高兴，眼泪止不住地流着。我想我哥哥的病正在好起来，可他却说：“我即使叫喊又能发出多大的声音呢？叫喊不足以平息我

的内心，我要开枪，是的，要开枪！如果开枪，大山砸下来可就不一样了！”

噢，我的上帝！我哥哥真的要发疯了，毫无办法，我只能去告诉父亲他的情况。父亲说：“很好，你把枪的子弹藏起来，一切都没事的。”

我说：“这也不是个好的防范措施。如果他发怒了怎么办？依我看，如果他开不了枪定会发火的。然后他就会叫喊。一声尖叫足以毁灭一切。他很清楚这样的后果，他会将大山压在我们的头上的。你为了保护他还想隐瞒事实。我也是你的儿子，我会像你一样死去的。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不报告，即使危险期过去了，我们也会被定罪的。不仅是你一个人。爹，你必须面对事实。哥哥是要发疯了，如果我们不报告，他那时完全疯了，大声喊叫，我们将怎么办？当雪崩呼啸而下时谁又能逃脱呢？在这件事上千万不能心慈手软。我们能为了怜悯他一个人而看着大家遭遇灭顶之灾吗？即使他是我的亲哥哥，爹，你也应该去报告。”

这时我父亲才开始严肃地考虑问题了。（老年男子又进入睡眠之中。）

中年男子：（对他儿子说）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青年男子：当然知道。

中年妇女：不知听了多少遍了。

青年女子：连我都听过三遍了。

老年妇女：谁也没有我听得遍数多，特别在我们刚离开这儿的那几个月里，我每天都听。这块心病一直缠绕着他，依我看，得缠他一辈子。

（中年男子和青年男子继续整理着柴火。）

老年男子：（又醒了，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父亲抵御不住了，他说：“你说得有理！”

他去元老会报告了情况。元老会的人静静地听着，很久没有反应，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面临这种事情。后来我父亲问：“你们如何处置我儿子？我有权知道。”

元老会的掌门人想了好一会说：“还能怎么做呢，我们当然要采取行动的。”“我们自然是不会等死的！要封住他的嘴巴，把他关在角落里，手脚都缠住。”“要多长时间？”“直到雪崩的危险过去。不！不行！我们不可能松开他的嘴。有谁能相信一个疯子呢？他要叫喊起来该怎么办？”

我父亲说：“不能吃，不能喝，叫他如何活呢？你们是要有意害死他。”

但他们根本不听，立即绑住他的手脚，封住他的嘴，把我哥哥投入大牢。卫兵们有时喂他吃点东西。为防止他叫喊，他们一方面给他嘴里塞满东西，另一方面用大手时刻捂住他的嘴。用这种方法折磨了他两周时间。说说容易，那是两周时间啊。后来，有一天他们说：“你儿子死了！”我们难以搞清他是自己死的，还是被卫兵捂住嘴憋死的。（睡着了）

老年妇女：危险期过后我就生下了你。（对儿子说）当第一次雪下来后我们离开这里。在新的地方，我们依然像现在一样长期地保持着沉默。那儿是一个移民区，居民们都是从这里搬迁去的。那儿的的风俗也和这儿一样。移民们都安静，内敛。当地人曾经都很喜欢我们，他们让我们介入到每个行业因为我们从不说“NO”，从不拒绝。他们给多少报酬就拿多少，从没别的要求。我们风里雨里，随遇而安，干着是最重的活儿。当地人和我们完全不同，他们爱吵闹，争吵不休。会咧开大嘴地笑。他们喜欢我们，却从不让我们谈论他们。他们说：“是我们接纳了你们，还想怎么？干活去！不许偷懒！”

后来，我有了第二个孩子，又是个男孩，但他没能活下来。然后，又有了一个女儿，也死了。我老公呢，他开始变了。为他哥哥伤心，他每晚都大醉而归。他常说：“我真心痛死了！”

我相信他，后来我发现他和别的女人约会。当我问他为啥有外遇时，他说：“我为哥哥的死而受苦，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别来烦我。”

他开始与那儿的所有女人约会。他的理由是不能忍受失去哥哥的痛苦。他常说：“让我去混吧，不然，这痛苦会把我折磨死的。”

我从丈夫那儿知道女人在消除男人的痛苦上特别有办法。我们有位年老的女邻居，她竟然知道我丈夫在外的情况。一次，她到我家对我说：“体贴你丈夫，用笑脸对他，别哭，别总抱怨。”

我照她说的做，但我丈夫甚至不再见我。她又劝我烧丈夫喜欢的菜，但他回来却不吃。他在外吃饱了，喝得烂醉。我还从丈夫那儿了解到，要一个饱汉再进食是很难的。最后，那位有经验的邻居教了我第三个法子。孩子和我都假装病了。我又学到了一招——人的注意力，特别是做丈夫的，是会被病人吸引过去的。“光孩子病了还不够的，你也得病。这样，他就死了外面的花心，因为病孩得由你来照顾。”

我照她说得办，丈夫果然回家了。不过，这也太难了。别看他躺在那里像个天使，他让我受了那么多的苦，那么多的苦啊！

（突然，青年女子又开始痛苦得扭曲着身躯，她的腹痛加剧了。她艰难地走到另一间房里，丈夫注意到这一情况，也跟了进去。他一直注意观察着妻子。而老年妇女也目睹了所发生的情况。恐惧中，她试图弄明白所发生的一切）

青年女子：我受不了了，哦，上帝啊！我受不了了。

青年男子：我能怎么办呢？忍着点！

青年女子：这是分娩痛，肯定是的。哦，我的上帝啊，救救我吧。

（老年妇女企图用手势向中年男子解释，但他没注意到。她快速起窗走向儿子。当中年妇女看到老年妇女行走时她感到不解，她认为她是不能行走的。此时，她几乎是目瞪口呆。）

老年妇女：我的孩子，新娘子！

中年男子：妈，怎么了？

中年妇女：她能走路了，你妈正在走路。

中年男子：妈，你能走路了。

老年妇女：是我吗？是的，是我。但现在别管我走路的事，新娘子将要临产了。

中年男子：你说什么呀，妈！

中年妇女：你妈能走路了。

中年男子：你没听见妈的话吗？她说新娘子要临产了！

（三人一起进隔壁房间。看到情况惊呆了。其他人没意识到他们进来。青年男子不断地催促妻子安静下来，妻子痛苦地扭着身子。）

中年男子：怎么了？孩子。

中年妇女：发生了什么？

青年男子：没，没啥事。

中年妇女：快看。

青年女子：我肚子痛。*（企图掩饰）*很快会过去的。

。

（所有眼睛都盯着青年女子。她尽力掩饰着，但实在坚持不住，倒了下去。）

中年妇女：怎么了？她要临产了？哦，我的上帝！

青年男子：不是的，妈，她只是肚子痛！

中年妇女：但愿如此。要喝水吗？

青年女子：喝不下了。*（开始呻吟）*

青年男子：*（用手捂住妻子的嘴）*很快就会好的。

中年妇女：不，不会的。

中年男子：到底怎么了？

青年男子：爹，她肚子痛。

中年妇女：不像肚子痛。我生过几个了，这是分娩痛，分娩痛！

中年男子：哦，我的上帝！

老年妇女：我刚才就告诉你了。

中年妇女：现在该咋办？

（青年女子的腹痛过去了，她平静下来，但脸上渗满汗水。）

青年男子：我告诉过你一会儿就好的，怎么样，不疼了吧？

中年妇女：不，现在是间隙，很快又会痛的。

中年男子：你咋知道？

中年妇女：谁能比我清楚。我生了六个，虽然大多都没活下来。老实说吧，那是分娩前的阵痛。

（安静了一会）

青年男子：妈，你就这么吃得准？

中年妇女：你没听见吗？除了你，我还生过五个孩子呢！

。

（又一次陷入安静）

中年男子：我们得确诊。

青年女子：不疼了，我现在肚子不疼了。

老年妇女：总是这样的，一会儿疼，一会儿又过去了。但后来……

青年男子：后来咋样？

中年男子：*（口气坚定地说）*去，去叫接生婆来。

青年男子：可是……

中年男子：必须叫接生婆来。如果不是产前痛，那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也能像你一样放松了。醒着总比担心受怕地睡着强。

青年男子：那如果是产前痛呢？

中年男子：*（假装没听见）*去叫接生婆。

青年男子：那要是产前痛呢？

中年男子：那我们就应尽到责任。没别的法子了，必须叫接生婆来。

（安静片刻）

中年男子：我们不能再拖延自己的责任了。分分秒秒都于我们不利。我们必须遵守规矩。

青年男子：但是……

中年男子：（坚定地）我们不能拿所有人的生命去冒险！如果真出了事，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义务而隐瞒不报。我们是知道这些规矩的，决不能明知故犯，背道而驰。去叫！

青年男子：不行！

中年男子：我们应该去叫。

青年男子：这不是产前痛！以前也发生过，去趟厕所就好了。你看，她现在挺好的，再等一会。

中年男子：还等什么？等她真的生产的时候？

青年男子：但她不会马上生的！

中年男子：你怎么知道？我们必须查明情况。我说叫接生婆！

青年男子：等等，妈！我们不能没事找事，把事情弄颠倒了。

中年男子：她还能等什么呢？你在浪费时间！别磨蹭了，去，去叫接生婆！

老年妇女：要不是产前痛，你又怕什么呢？孩子，接生婆会告诉我们这是啥痛，我们也和你一样放心了。对吗，我的孩子？

中年男子：你妈说得对，咱得确诊，只有接生婆才能办到。

青年男子：要是确定是产前痛，我们该咋办？

中年妇女：刚才就回答了，是吗？如果不及时报告，我们难道还会免遭处罚？你难道不知道掩盖这种事情是最大的犯罪吗？

中年男子：（坚决地）我们必须得搞清情况。我怀疑你们是否在那时候之前就有了关系。

青年男子：爹，你怎么能怀疑我做这种不负责任的事呢？

中年男子：那你为啥要阻止接生婆来？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告诉我！没听见吗？告诉我！

（中年男子走近儿子。他拧着儿子身上各部位以求控制自己的愤怒）

青年男子：爹，不像你想得那样，我发誓不是那样的！

中年男子：那你担心什么？你这被人瞧不起的！（继续拧着）你将毁了我的声誉。你难道就不能再等一个月？你个王八蛋！如果你不乱来，这件事会发生吗？我们从此还有什么脸面立于人前？你将使我们家背上性关系随便的耻辱。你这不要脸的。因为你的迫不及待使你，还有我们，都面临危险。我的声誉也就毁于你手。因为你，我们家将背上置他人生命于险境的黑锅。人们将远离我们，不再信任我们！把我们排除在外！

青年男子：爹，我说过我没有做那事！

青年女子：（哭起来）爹，我们没做那事，没做过任何让人害怕的事！

（中年男子停顿了一分钟，他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分了。）

中年妇女：（从丈夫手中拉过儿子）他说他没干过，放开他。

（中年男子放开儿子，休息了片刻，冷静下来）

中年男子：（依旧坚决地）我们必须得弄清楚。去，叫接生婆来，还等什么？别磨蹭了，快！

中年妇女：我该怎么对她说呢？

中年男子：（停止说话，思考了一下）

你就说：“我们对女儿的身体情况有所疑虑，你去看一下很有帮助。我们想确诊情况。”

别忘了告诉她，肚子痛刚开始不久，别让他们以为我们耽误了时间。

（中年妇女带好围巾，快速地走上街去。青年女子无助地默默流着泪，其他人焦急地等待着。）

第一幕结束

第二幕：

（青年女子在作为房间的区域里坐着，充满悲伤和焦虑。青年男子坐在妻子身旁，思索着解决问题的方法。老年妇女坐在自己的地方，眼巴巴地盯着大门，期待着。中年男子在屋里来回踱着步，不时地向窗外张望。老年男子在睡觉。外面的门开了，中年妇女由外进门。）

中年男子：怎么样了？

中年妇女：我告诉了她情况。

中年男子：她说什么？

中年妇女：她正在过来。

中年男子：她怎么没和你一起来？

中年妇女：她说她得向卫兵报告。

（中年妇女坐在了新娘身旁。尽管稍作迟疑，她还是用手抚摸着新娘的头发以示安慰。）

青年女子：她来了吗？

中年妇女：会来的。我出去时发生什么吗？

青年女子：没有。

中年妇女：希望我们害怕的事不会发生。

青年女子：但愿如此。

中年妇女：这可能不是产前痛。

青年女子：我也希望它不是。

中年妇女：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青年女子：我能有生气的份儿吗？

中年妇女：
这种事我们又能怎么办呢？只能立即去报告。是我或是其他人去无关紧要。总得有人去啊。

青年女子：我知道。

（安静）

青年女子：我害怕。

中年妇女：我们也毫无别的办法。

青年女子：我太害怕了。

（中年男子定是看见接生婆来了，他紧张起来，走向中年妇女。）

中年男子：他们来了！

（中年男子和中年妇女打开门）

中年妇女：欢迎！

中年男子：请进！

（接生婆在前，卫兵甲紧跟其后进入屋内。）

接生婆：早上好！

卫兵甲：祝您愉快！

青年男子：你们都好！

中年妇女：祝你们好！

老年妇女：欢迎你，我的孩子。

（接生婆亲吻老年妇女的手。）

老年妇女：希望很多人也会亲吻你的手。

（青年男子亲吻接生婆的手）

接生婆：谢谢你，我的孩子。

青年男子：这不是产前痛。

接生婆：但愿不是。

中年妇女：您要喝点什么？

接生婆：

这种情况下时间太重要了。别耽搁。在我离开前，如果没什么可怕的事，我就喝你的咖啡。

中年妇女：但愿没事。

接生婆：我也但愿如此。新娘子呢？

（中年妇女走在前，接生婆跟在其后。）

中年男子：*（对卫兵甲说）*请坐！

（卫兵甲坐下。接生婆与新娘并肩走着，她抚摸着新娘的头发。）

接生婆：*（对中年妇女说）*你先出去。

（中年妇女走向其他人处）

接生婆：很快会好的，我的孩子。

青年女子：*（声音颤抖着）*谢谢大婶。

接生婆：咱们先谈谈。

青年女子：好的。

接生婆：但你得如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好吗？

青年女子：我会的。

接生婆：你们几时入的洞房？

青年女子：12月中旬。

接生婆：

那时以前，你们有过事吗？比如接吻，我想知道你们是否犯了蠢，亲密过头了？你可不能瞒着我。

青年女子：我没什么好瞒的！

接生婆：我问这些可是为你好。

青年女子：我发誓，我没隐瞒任何事。

（接生婆掐着手指计算着，过了一会又计算起来。）

青年女子：我很害怕，大婶。

接生婆：没啥可怕的，孩子。时间没错。根据计算你至少还有一个月才会临产。

青年女子：但愿如此。

接生婆：如果你现在就要生了的话，你们的第一次圆房一定早于十二月中旬。

（再次计算）是的，这就对了。你知道，错算了从巴格达回来的日子。如果你没瞒着我的话，你的腹痛不是分娩前的阵痛。

（怀疑地看着新娘的脸）

青年女子：（意识到了她的怀疑）我什么也没瞒着。我发誓我说的都是实情。再说，我们哪来时间发生关系呢？双方家庭就是隔着距离的会面也不允许我们有，更别说让我们俩单独相处了。

接生婆：
火和火药能并排相处吗？我的孩子。想想早先经历的那起痛苦的事件。

青年女子：是你给那个新娘做的检查吗？

接生婆：
当然不是。我有那么老吗？那事发生在很久以前，在我奶奶年轻的时候。但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过类似的惨剧发生，我希望今后也不会有。

青年女子：上帝也不允许。

接生婆：这么说你不再害怕了？

青年女子：（听上去还是害怕）害怕已过去了。

接生婆：
让它过去吧。不管怎样，害怕是不能阻止死亡的。我们来检查一下也好完全放心。躺下。

（青年女子躺在她身边）

接生婆：躺平了。

（青年女子平躺下，头部向着观众。）

青年女子：就这样吗？

接生婆：对，把腿向腹部收，双脚。拉起连衣裙。很好。

(接生婆进一步拉起青年女子的连衣裙。)

接生婆：抬起臀部。抬起。(脱去青年女子的内裤)很好。不必担心。(弯下身用手检查。检查腹部，检查了多遍。直起身子)穿上衣服。

(青年女子穿好裙子，站起身来，双手交叉着放在前面)

接生婆： 肚子几时开始痛的？

青年女子： (明显在说谎)就在去叫你之前。

接生婆：

(恼怒地)别再说谎了。几时开始痛的？我必须知道。我，我必须知道。别人知不知道无关紧要，但我必须知道。希望你别像刚才那样胡说！

青年女子：没，我没有。

接生婆： 我再问你，几时开始痛的？

青年女子： (迟疑地)黎明之前。

接生婆： 然后呢？

青年女子：后来不一会又痛了。

接生婆： 后来？

青年女子：后来没痛过。

接生婆：

(沉默片刻)孩子，你知道我和你母亲很熟悉。数年来我们都是邻居。我真的很抱歉，然而我必须将这件事向上头报告。这是必须的，即为维护规章制度，也为了社会公众利益。(压低了声音)告诉他们你最后一次腹痛的时间。就这样。

青年女子：我明白了。

接生婆：

否则，你将给所有在家的人带来麻烦。别忘了，决不能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你的腹痛可能不是产前的预兆。

青年女子：(无助地)但愿如此！我父母亲要来吗？

接生婆： 不行！这是违反规矩的。

青年女子：至少应通知我妈妈。

接生婆：

惯例上就没有这回事。判决就在你们发生事情的房屋里。他们是决不允许把个人情感掺和到这种事情上的

。

（接生婆静静地走到其他人中）

中年男子：怎么样了？

接生婆：*（对中年妇女）*让我洗洗手。

（在作为厨房的区域，中年妇女舀了一勺水，加热了，倒在接生婆手上）

中年妇女：不知是否…？

接生婆：

*（擦干手）*我真希望这不是命中注定的。我不喝你的咖啡了。别生我的气。这是规矩，我得向上面报告。该怎么说呢？快点好起来吧！*（对卫兵甲说）*你等在这儿！

（接生婆悄悄地走了出去，中年妇女关上了门。人人都忐忑不安。老年男子睡着，青年男子走向他的妻子，两人相拥在一起。）

老年男子：*（醒了过来，环顾四周，继续讲他没讲完的事）*但依我看，那是另外一事情。我哥哥的死不是他自己的原因，是他们杀死了他。他们残忍地毁灭了他。*（突然见到卫兵甲）*你们卫兵！你们！*（伸出手威胁地指向卫兵）*你们杀死了他，你们用手憋死了他。杀人犯，杀人的卫兵！

（当老年妇女试图悄悄地阻止他说话时，舞台灯熄灭）

（等待的紧张局面持续着。卫兵甲试图理解老人对他们的谴责。老人闭上了嘴，但仍不时愤怒地瞪着卫兵甲。中年男子走进了屋。不时地向窗外张望。）

中年男子：他们来了！

中年妇女：*（对老年妇女说）*不管怎样，你能行走了，你也站起来吧。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失礼了。

中年男子：别和我妈吵！

老年男子：他们憋死了他，杀人犯，杀人的卫兵。

老年妇女：他们不是那些杀人的卫兵，你把啥事都搞混了。

老年男子：不，我没有。你是他们中的一个，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叛徒，叛徒卫兵！叛徒卫兵！

卫兵甲：

（对老年妇女说）我们憋死过谁？我没憋死过任何人！（对其他人说）他在胡说什么？

中年男子：（对卫兵甲轻声地说）我父亲确实是老糊涂了。他把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当成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别太在意啊！

老年男子：（几乎连着节拍地说）杀人犯卫兵！杀人犯卫兵！杀人犯卫兵！

卫兵甲：不幸的巧合。

老年男子：杀人犯卫兵！杀人犯卫兵！

卫兵甲：他不能再这样乱说！

中年男子：（看着卫兵甲，意思是说“让我来解决。”然后转向他父亲。）闭嘴，爹，闭嘴！（对其他人说）他们到了。

（老年男子停了下来，很是愤怒。包括老年妇女在内，人人都看着房门。中年男子打开门。）

中年男子：欢迎。

中年妇女：欢迎你们。

老年妇女：欢迎你们带来了欢乐。

（仲裁委员会的成员顺序而入。首先是主任，其后是女委员，男委员，接生婆，最后是卫兵乙。）

主任：你们好！

其他人：（相当尊敬地）你们好！你们好！请进！欢迎大家！

老年男子：（指着卫兵乙对他妻子用别人听不见的低声说）看，他就是另一个杀人犯！

（老年妇女用手势向老年男子解释，中年男子感到不悦）

中年妇女：你们愿坐在哪儿？

主任：（用眼睛审视着室内）坐在高点的地方，我们理应坐高点儿。

中年男子：（用手指着）坐在那边您看方便吗？

（主任看着其他成员，众人点头同意）

主任：可以。

（主任与其他成员坐下，卫兵甲和卫兵乙站立门边。老年男子警觉地注视着仲裁委员会成员们。）

主任：把三角桌搬过来。

（中年男子和中年妇女搬过三角桌放在主任面前）

中年男子：还需要什么吗？

主任：说话时会口渴的，弄点水来。多拿几个杯子！

（中年妇女将一个带瓶塞的玻璃罐和几个木制杯子放在三角桌上）

主任：谢谢你，我的女儿。新娘在哪儿？

中年妇女：你让她过来？

主任：立即就来！别浪费时间。

中年妇女：（对她儿子说）我去叫她。

（中年妇女走进内室，招呼青年女子出来。）

主任：新娘不来我们是没法谈的，（对老年妇女说）对吗？

老年妇女：那当然了。

主任：人人都坐下。我们问到谁，就到那儿站着回答。听明白了吗？

众人：明白了，谢谢。

主任：（对其他成员）咱们开始吧？（其他成员点头）

老年男子：（对他妻子轻声地说）最后他们要审判卫兵的！

（老年妇女试图比划着让他闭嘴。像童话剧中的大师那样，她进一步悄声地解释说新娘子将被审判因为她在危险期过去之前就要分娩。）

老年男子：我们的新娘？她是杀人犯？

老年妇女：闭嘴！（悄声地劝说丈夫闭嘴）

主任：

在来此之前，我们去看了饮水池。大家知道，当池中完全蓄满了融化的雪水，危险就算过去了。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看到距离水满还差二手指。（*用手比划着*）这就意味着今天，最迟明天，池水就蓄足了。危险也就随之消除了。那时，初冬时离家的人们就将带着孩子，面粉、盐、糖、蔬菜和肉等各种食品回来与我们共度三个月的光景直到来年的第一场雪。我们将在此生活，举行婚礼，生儿育女，充满欢乐和喜庆。生了孩子的夫妇们在第一场雪到来之后将要离开这里。明年夏天之前，他们要工作，要攒钱，让呆在这里过冬的人舒适地生活。他们将来来去去，年复一年。当我们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危险关头等待时，接生婆报告给我们这个情况。

（*男委员想咳嗽，中年妇女习惯性地递过一个枕头，男委员以枕捂面轻声地咳嗽。他清理着嗓子将枕头递还中年妇女。*）

主任：

我迫不得以而将此遗憾的事件公布于众。我们已有50年没有面临这种情况了。那就是在时间允许之前生孩子的事实。我和其他委员们都很难受。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律办事。因为此事事关他人生命安全，现在已是刻不容缓了。我们必须做该做的事。

（*指示接生婆站起来。她起立。*）他们何时向你报告的？

接生婆： 就一会儿之前。

主任： 然后呢？

接生婆：

我即刻来进行了检查，然后向您作了汇报。现在我要说，很不幸，

新娘就要临产了。

主任： 你能确诊吗？

接生婆： 毫无疑问。

主任： 再去看看。

接生婆： 不必了，所有产前症状都出现了。

主任：

你可以坐下了。你们！（*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站起*）我们已确信在正常情况下产期还应有一个月时间。然而你们在危险时刻过去之前已经面临分娩。将他人的生命置于险境是最严重的犯罪，你们知道吗？

青年男子： 我们知道。

青年女子：我们知道。

青年男子：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主任： 你是什么意思？

青年男子：我们的爷爷，奶奶做出了计算。他们说那天可以的，我们就是在那天圆的房。我们是按时进入洞房的。直到那天他们才把我媳妇从远方带来。我那以前，我们甚至从未面对面地相处过。

中年男子：尊敬的主任，如果您允许，我有话说。

主任： 请讲，但别太长。

中年男子：我儿子说的都是实情。在日子到来之前我们总是防止他们呆在一起。

中年妇女：我们甚至没让他们拉过手。

主任： 未经允许不准讲话，懂吗？

中年妇女：懂了，主任先生。

主任： 假设事事都是按照时间进行的，目前的情况让我难以理解。

青年女子：这是早产。

接生婆： *（再次站起）*是的，是早产。

青年男子：这就是说我们无罪。 *（寂静）*

主任：
有区别吗？我们在此不讨论早产还是晚产，我们只看结果。现在我的意思是在危险时刻过去之前，你妻子面临着分娩。这事使我们担心。而你们的同房时间是否有问题当然也是我们关心的事，但这并不影响结果。现在，事情的过程是清楚的。 *（停顿，以期得到其他委员们的认可）* 这位青年女子将被立即装进棺材，然后埋入地下。你们知道，做出这种令人悲伤的裁决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慰藉。

青年男子：我的主任！

主任：
没什么可再争议的了。这位青年女子时刻都面临生产。不知是否我还要提醒你们这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注意！如果接生婆对分娩之事还有异议，可以讨论推迟执行。 *（对接生婆）*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唯一有权提出异议的。你有反对意见吗？

接生婆： 没有，我的主任。

主任： 那就不浪费任何时间了，即刻执行裁决！

老年男子： 他们不是在审判卫兵啊！

（中年男子和中年妇女手指老年男子要他住口。）

青年男子： 你们要我妻子为目前的情况受处罚，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是谁的？是这些规矩的。即便如此，我们也没做任何违规之事。我们的婚礼，进入洞房，所有一切都是按照时间进行的。

主任：

（恼怒地）我们不谈这些事了，我的孩子。不管怎样，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有人反对依律办事。是否需要我现在就提醒你为什么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要离乡背井，外出工作？因为他们不会做任何违反规矩的事。即便在临时工作的地方，他们也继续保持着良好的习惯。能把“平安”这两个字从字典上搬到现实生活中来，别忘了，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严格地遵守了这些规矩。（恼怒地）你是什么意思？要我们对这些规矩再进行讨论而让那么多人去死吗？

青年男子： （相当悲伤地）我不想让那么多人去死，但也不想让我妻子去死。

主任：

我能理解你的悲痛，孩子，我们也曾年轻过，也曾相爱过，但你应该知道你们做出的牺牲是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

青年男子： （几乎哭了）请再稍等些时候。不会立刻分娩的。我祈求您再等些时候！

主任：

这不可能。我不能将全村人都置于险境。要么是你妻子，否则就是其他人。我是说所有其他的人。没有别的折中方法了！如果有办法拯救全体，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坚定地）裁决必须立即执行。我是说规矩必须得执行！如果你妻子现在就分娩，我们将毫无办法。她临产时发出哪怕是一声尖叫就足够了，更何况还有新生儿的哭叫声呢？难道大山不会压向我们？（突然变得更强硬）如果你再敢继续，我们会对你采取同样的措施。现在你必须停止。

青年男子： 我的主任。

主任：

我警告你，别忘了，如果讲话是银的话，沉默就是金。这是我们几世纪以来的信条。（示意卫兵们动手）

老年男子： 他们不审判卫兵！被埋葬的是清白者，而不是罪犯！

主任： 你在说什么？

老年男子： 审判那些杀死我哥哥的人！

主任： 嗨，你是什么意思？

老年男子： 审判杀人罪犯，如果你有种就审判他们！但是你不敢！你怕他们闷死你。

主任： *（对卫兵说）* 封住他的嘴！

（卫兵甲要用带来的毛巾堵塞老年人的嘴）

主任： 快点！

老年男子： *（挣扎着不让他堵）* 我现在更能理解我哥哥了，我确实更理解了。

主任： *（对卫兵乙说）* 再准备一条毛巾！

卫兵乙： 是主任，立即行动！

（卫兵乙企图塞住新娘的嘴）

主任： 你误解我了，孩子，但考虑到你的悲痛，我原谅你。

卫兵乙： *（已经堵住了新娘的嘴，反绑了她的双手）* 完毕，主任。

主任： *（用手示意蒙住她的眼睛。）* 干活不能有遗漏！

（卫兵乙蒙住了她的眼睛，新娘在恐惧中颤抖着。）

主任：
好了 *（对众人说）* 都不许离开。事情结束以前都呆在家里。 *（对卫兵甲说）* 你留在这里。 *（对其他的委员说）* 都起来，让我们去见证这一过程。

（主任和其他委员们站起。卫兵乙企图带走新娘时遇到麻烦，因为新娘奋力挣扎反抗。她呻吟着不愿走。她想让人听到她的声音。在主任的警告下，卫兵乙几乎拖着新娘走向门口。主任和其他委员们依次走在后面。与此同时，青年男子并未示意他人便打开子弹盒将子弹推上膛。在场的其他人静观其变。）

青年男子： *（举起枪）* 你们都停下！

（众人一时都惊呆了，所有人都完全陷入了惶惑之中。）

主任： 你要干什么？我的孩子。

青年男子：我说停下！

女委员：这是什么意思？

男委员：你要干什么？

青年男子：别逼我开枪。

主任：我真难以相信。

女委员：你扣着扳机，这枪难道打不响吗？

男委员：枪要是打响了，噢，我的上帝！

主任：不管怎样，我们所有人都得死。

青年男子：是的，都得死。除非我的妻子能活下来，否则咱们同归于尽！

（寂静）

中年男子：放下武器！

中年妇女：你想杀死我们所有人吗？

中年男子：难道要我们一起去死？

青年男子：爹，你别干涉。

中年男子：我们能不干涉吗？孩子，注意你的行为。

青年男子：

难道我妻子死了就好吗？我必须拼尽全力让她和未出生的孩子得以生存

。

中年男子：你又能干什么呢？

青年男子：要死我们一起去！

中年男子：你还年轻，还能有许多女人。你就是种子。孩子，别的女人也能生。

老年妇女：你会杀死你爷爷，奶奶的。

老年男子：我为我的孙子感到骄傲！

青年男子：你不理解我。（对主任说）谁都别动！回到原来的位置。回去，回去！

（主任和委员们回到原处。卫兵们将新娘带回原处。她在丈夫的指点下解开了眼睛，双手和嘴上的绳子。场上一片安静。）

主任： 我口渴得很，能喝水吗？

青年男子： 喝！

（主任喝水，其他人也喝水。）

主任： 现在该怎么办？

女委员： 我们还在等什么？

青年男子：（对卫兵甲）你！爹，你也去，去看看饮水机！我们要知道最新的情况。别死呆在这儿了。

（中年男子与卫兵甲走了出去）

老年妇女： 我们要审判卫兵！

（人人都等待着。特别是主任和委员们处在恐惧与困惑之中。等待持续着，中年男子与卫兵甲回来了。）

中年男子： 水还差一指深了。

卫兵甲： 是的，还差一指。

青年男子： 不管怎样，她不再腹痛了。接生婆是搞错的，这不是产前痛。因为你们的急躁差点害死了我妻子。你们看，她还疼痛吗？

主任：
你在说什么？我的孩子。难道接生婆在说谎？别说我们了，就连你母亲，父亲，所有人都会死的。你难道无动于衷，毫无怜悯之心？

（突然青年女子开始疼痛地扭曲起身体。）

主任： 噢，我的上帝！

接生婆： 这女人要临产了！

青年男子：（对卫兵甲说）堵住她的嘴！

（卫兵甲堵住新娘的嘴）

青年男子： 带她到里边去。

（当卫兵甲把新娘带入内室时，老年男子无声地拍着手表示他的喜悦。）

青年男子：（对接生婆说）进去，妈，你也去帮忙。

接生婆：（对中年妇女说）拿水盆，接上热水！快！

青年男子：妈，快点！

主任：（出于恐惧中）孩子的哭声怎么办？

女委员：（害怕地）孩子的尖叫声！

主任：大家都会死的！

女委员：会死的！

男委员：会死的！

老年男子：我是快死的人了，没关系。我现在更理解了我哥哥了。我也想在死亡之前大声呼号，现在就喊！

老年妇女：别喊，永远别喊！

中年男子：我是您的儿子，爹！

中年妇女：我想，这是我们的末日了。

中年男子：你会害死我的！（用手捂住父亲的嘴）

中年妇女：（对儿子说）是我把你拉扯大的。难道我养大了你就是为了害死自己吗？我的奶水，我的辛劳都算白费了，我要和你断绝关系！

青年男子：住口！

（接生婆指着卫兵甲示意他出去。卫兵甲走到旁人边上。卫兵乙悄悄地接近青年男子，当他要扭住青年男子的手臂时，青年男子立即意识到了，他用枪托将卫兵乙砸倒在地。）

青年男子：别想再来一次！

老年男子：我孙子勇猛的像头狮子。

主任：（对卫兵甲）蠢货！

青年男子：知道我的厉害吗？

卫兵乙：
真厉害！（在内室，新娘头朝着观众躺着，分娩静悄悄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接生婆指使中年妇女去做她该做的事。）

女委员：（担忧地）为了怕他哭喊，新生儿的嘴一直被捂着。

主任： 饮水机水满之前，婴儿的嘴是要被捂着的。

（新娘的痛苦呻吟加剧了，声音嘶哑而低沉。突然，她的呻吟声停止了，接生婆用手捂着新生儿的嘴抱起了他。婴儿从她手中滑向水盆，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笑声。当笑声持续时，接生婆抓住了婴儿。四周死一般地寂静。孩子的笑声清晰可闻。又是一阵沉默，人人在惊恐中等待着雪崩的轰鸣声。有人在祈祷。然而并没有雪崩的迹象发生。）

主任： 没发生雪崩！

女委员： 我想它不会发生了。

男委员： 希望如此啊！

青年男子： 安静！（沉默了一会）

老年男子：（不顾妻子的阻拦，他从青年男子手中夺过步枪，推开了房门，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嘿… 嘿… 嘿嘿…

（呐喊的回声久久地激荡着。这时，他鸣响了枪声。喜悦之情代替了令人窒息的等待。此刻，鼓声和激越的号角声伴随着枪声在室外隆隆响起。）

剧终

2001, 8, 4 Sarigerme-Ortaca

土耳其语英译, 2002, 2, 21